

晓迎秋露

何诚斌

生日那天，遇上“白露”节令。“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些诗句，我都特别喜欢，且感喟“露”是好东西，“天之津液，下所润万物也。”

除了留意写露的诗句，似乎现实中的自己与露是遥远的，在城市朝九晚五的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大雨和暴雪，却遇不到夜霜与晨露。除非我刻意地起个大早，专门去绿化带寻觅一番露迹。当我考虑有没有这个必要时，被露水打湿与滋润过的记忆，因诗词的点亮，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散布于我的生命时空，闪耀着光芒。

我于这中秋之日，再次打量诗词中的白露时，有一个期待让我热血沸腾：但愿我的长篇小说能够入选“安庆市原创文学扶持工程”。三天后，评选结果公示，我的作品榜上有名且排名第一。欣喜，然后平静，我看到了迎着露珠走向大山的文学青年的身影，那么清晰。

碳化砖厂坐落在石镜分龙岭旁的一块开阔地，生产工艺简单，号称半机械化，实际上每道工序百分之八十靠人力，上班苦脏累。因此，我产生了一种在当年最容易被人们视作改变命运的“当作家”的梦想，且一日比一日强烈，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读书和写作，包括劳动过程片刻的歇伙也掏出字典来看。我的行为先是被五六个室友发现了，然后整个工厂所有人都知道了。在主流舆论上，我好像是在做什么不光彩的事。同事老张经常直呼我“托尔斯泰”，不无讽刺意味。我害怕遇到他，远远地看见他就急忙绕开，有时猛不丁迎面听到他高喊：“托尔斯泰，写了什么大作，给我看看。”我学历低，年方19岁又没什么生活阅历，故写作起步阶段靠阅读大量文学名著来理解小说，及依赖一点语言天分，幼稚地编织一些似是而非的小说，实在不敢示人。第二年，我开始壮着胆子投稿，收到的全是退稿及编辑便笺条。几年后，工厂破产我换了一份工作，一次在大路旁的公共厕所里邂逅前同事老董，他问我：“听说你还在搞文学，是吗？小说发表了吗？”我说：“还没发表。”他摇了摇头，说：“搞这么多年还没搞出名堂！算了，不如去打牌。”我分明看到了他鄙夷的眼神，羞愧得一时尿都撒不出。掐指算来，我已写了五年，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底稿和誊写稿装满了一只纸箱。老董的一记重拳，打晕了23岁的我。我足足停了10年没写小说，改写散文随笔，直到下岗后才又写起小

说，并得以发表。

怀宁石镜的群山中，只有孤零零的一家工厂，虽说是国营企业，但规模小，效益差。来自本县各镇吃商品粮的中学毕业的青年，比不上当地民工吃苦耐劳，他们大多数对我这个想当作家的家伙，压根儿没抱希望，觉得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谁也不用妒忌和担心为企业扬名、为怀宁争光的事由我这个穷小子实现。一次，室友老王跟我辩论什么问题，他出于下风，最后竟然耻笑道：“你不就是会背一些成语吗？”后来，老王非常感激我当年为他借书、鼓励他自学无线电知识使其成为修理电器的行家，他对我的爱好也表示了支持和夸赞。我那时战胜自我的能力较差，怕同事们耻笑，便选择“避人耳目”的方式，逃进深山



迎朝露 李磊 摄

幽谷中看书写作，如吸风饮露的道教神仙一般，或飘然于山梁，或长啸于谷涧，或遁形于岩洞，悠哉游哉。一般是上晚班白天休息的时候，或者轮休而不想回家的那几天，我于破晓时分，背着书包悄然离开宿舍，离开厂区，沿着厂外附近的一个山冲小路，往高处盘山而上，直到登到山腰处的一个平台。在这里，我一待就是一天，直到夕阳西下时才回工厂。早晨的露珠，大大小小挂在植物的叶子上，折射七彩朝霞，我想象不出它们于夜间如何形成。被露水浸润的红的绿的野果，让我忍不住摘下几个，放到鼻孔前嗅一嗅，真想尝一尝，却未敢。

在山上，再无人嘲笑、挖苦。潺潺的流水声，清脆的鸟声，伴着我的阅读声，交织成和谐的韵律，在山上飘荡。即使大风突起，松涛阵阵，也是悦耳动听。大概有一年时间，我常到山上阅读、写作和思考，聆听天籁，观察露珠一点点被花草吸收。露重时，我的鞋子湿了，便脱下来放到石板上晒。石镜山，石头多，平整的石块成为我的书桌和凳子。有的石头天然内凹，如盘似

槽，盛有亮晃晃的水。是雨水，还是露水？雨露相合的天之津液吧。古代有一物件名曰“承露台”，收集露水，可直接饮用或用于煎药，以为得此膏泽能长生不老。望着石槽里的水，我蠢蠢欲动，可终究还是没敢饮。口渴了，便去掬流动的泉水喝。

1988年，我在父亲和大伯从香港带回来的《怀宁县志》（我二伯与旅台同乡会同仁出资影印，赴港与阔别38年的大陆兄弟见面时赠与一套）上，得知“石镜涵空”为旧时怀宁十二景之一，可我已离开石镜三年。读到清代才子倪适赞美石镜山的诗：“绝壑树明镜，巉岩耸露台。谁将天上月，移向此间来？倒影千峰入，清光万古开。时惊雷雨洗，不敢长莓苔。”心想，要是早知道，我一

定会去寻访拜谒高山上的明镜露台。在往后一次次的回望中，我想，那个梦想成为作家的青年，是否于那传说中的巨大石壁前走过及留影？

一部《怀宁县志》触发了我对本地历史人文的关注，地缘文化的种子开始在我心里发芽，在我形象思维中蔓延，我的笔下渐渐多了现实烟霞背后无尽的历史符号。参加原创文学工程评选的小说《丝难》中更是有着大量地域文化的内容。因扶持工程实施方案有“如入选作品中有作者放弃签约，将按照评定名次依次递补”之说明，一位老师问我：“想问一下，你的《丝难》打算出版不？”我回复：“如果能得到扶持就出版，因为守望了几年。”为寻求这部小说的出版，我已守望了四年，尽管我知道出版后也许会遇到销售的压力。

何止四年？大山里踏着晨光，不愿被伤了露珠般心灵的我，30多年前就在默默地期盼有一天写一部厚重的作品。早年“露似真珠”的纯粹，及后来数十载“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繁杂琐碎，其间我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坚守。

桂花香

王娟

每个季节都有属于每个季节的花，桃花属于春天，荷花属于夏天，梅花属于冬天，而清幽的桂花当然属于秋天。

每当秋风渐起时，总会有幽幽桂香随风而至，浓郁的香气被秋风吹得好远，仿佛整个空气里弥漫的都是桂花香。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部香港的电视剧，名字就叫做《八月桂花香》，剧情早已模糊淡忘，但罗文演唱的主题曲却至今记忆犹新：“情也成空，宛如挥手袖底风，幽幽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寂寞，只有桂花香暗飘过。”桂花的香气的确让人欢喜而又惆怅，欢喜是因为有花香可嗅，惆怅也是因为这花香终将随风消逝，如同一切美好的时光终将逝去，无迹可循。

描写桂花香最好的我以为当数台湾的女作家琦君所写的《桂花雨》，她笔下的桂花充满了对故乡、童年与亲人的回忆：“中秋节前后，就是故乡的桂花季节。一提到桂花，那股子香味就仿佛闻到了。……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篾簾，帮着抱住桂花树使劲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看她回忆中温柔甜蜜的桂花雨，会牵动每个人心中的乡愁与对童年的怀念，就像她母亲所说的：“杭州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子里的金桂。”“月是故乡明”，桂花也是故乡的最香吧。可惜，我所在的小城这几年秋天却再难像从前一样随处可闻到桂花的幽香，即便偶尔闻到，香气似乎也淡了很多，让人不由得怅然，那些桂花都到哪里去了呢？总觉得秋天若少了桂花香，就少了一分秋的况味。

有年清秋时节带女儿去游庐山秀峰，因为正值枯水期，李白诗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如今变得纤细得让人难以置信，但山下一处古老的院落里，几棵高大繁密的桂花树却开得正欢，满园都是甜蜜的桂花香，如美酒佳酿，让人久久沉醉，迟迟不舍得移步。桂香与荷香都能够飘散得很远，但香气却截然不同，荷香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幽冷，而桂香却有着岁月静好的安稳与甜蜜，让人觉得生命中有花香可闻是一件多么幸福而美好的事。更何况桂花还是可以吃的，桂花羹、桂花茶、桂花糕，无论哪一样，沾了桂花的香气，都是那么可口怡人。曾经吃过一种桂花年糕，香甜糯软，入口绵滑，回味芬芳，女士和孩子们尤其青睐，也许因为女子和孩子都是内心敏感柔软的人，所以格外喜欢如桂花般香甜的东西。

已经是农历九月了，桂花却依然香气不减。想起郁达夫曾写过一篇名作《迟桂花》，结尾的时候，作者意味深长地说道：“但愿得我们都是迟桂花！”就像他借文中翁生之口所说的：“现在在开的迟桂花，才有味哩！因为开得迟，所以日子也经得久。”我以为他的寓意其实所指的是愿我们都有一颗像小说中女主人公莲那样如高山上的深雪般纯洁的心。

如果以花作比，或许像我这样徘徊在生命清秋的女子恰如迟开的桂花，但愿我也像郁达夫所说的迟桂花，保持一颗纯洁的心，因为开得迟，日子也经得久，而最要紧的是心里要有桂花的香气。